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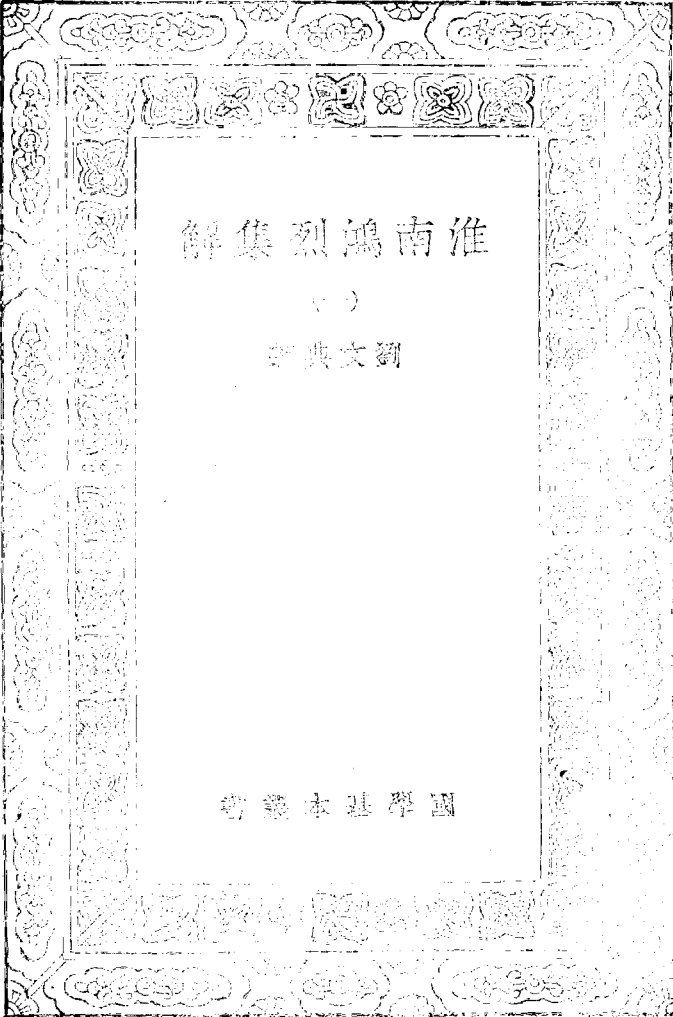
王 雲 五 主 編

淮 南 鴻 烈 集 解

(一)

劍 文 典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淮南鴻烈集解

(一)
劉文典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彊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紊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爲事近於機械，而其爲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歲終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爲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爲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爲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尙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

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挈，樹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于漢代，時尙修辭；今觀許慎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逵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尙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

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慎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据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

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鼻口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

此可見叔雅之矜慎。叔雅於前人之說，樂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陽而運照，』俞樾校云：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

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

宋明本皆作「立元至碭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立爲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馮莊本立說，可笑也。「立，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立，天也。」釋名「天謂之立。」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立者，天也。」

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爲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俶真訓云：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剗剛，雜之以青黃；華藻鍾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

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

『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

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墜形訓云：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

高注云：

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

莊達吉校云：

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

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

叔雅校云：

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確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譌爲『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兌前，後小即兌後也。

(卷四，頁九。兌即今銳字。)

此條精稿無倫，真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移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竝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

孫詒讓校此句，謂『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作：

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撈榨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葉『

甚淖而潏。』高注曰：『潏，亦淖也。夫饘粥多滯者謂潏。潏讀歌謳之歌。』莊逵吉引說文：『潏，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滯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潏潏』，『潏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嚙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嚙齧，欲得勞敝。』謂『嚙筋』爲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谿人嘗人多言而無識，曰：『嚙弓筋』，亦曰『瞎嚙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竝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自序

淮南王書博極。今總統仁義。牢籠天墜。彈壓山川。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瀆之要者也。惟西漢迄今。歷二千禩。鈔棨婁改。流失遂多。鄒高目之溷濶。句讀由其相敵。後之覽者。每用病諸。雖清代諸師。如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而書傳繁博。條流踏散。悉分裘異。檢覈難周。用使脩學之士。迴遑岐塗。沿波討原。未知攸適。予少好校書。長而彌篤。講誦多暇。有懷綜緝。聊曰。雖指增演。葦脩。采拓清代先儒注語。搆會甄實。取其要指。豫是有益。竝皆鈔內。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敵真越理。曰是爲非。隨文糾正。用祛疑惑。若乃務出游辭。苟爲汎說。徒滋蕪濫。祗增煩冗。今之所憂。又曰。忽諸筦闔所及。時見散意。倘有發明。亦埒其末。雖徃滯菴疑。未盡通解。而正譌茵佚。必有馮依。一循塗軌。未詳剗闕。名爲彙解。合二十一卷。庶世之君子。或裨觀覽焉。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合肥劉文典。

叙目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莊遠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爲趙王張敖美人

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莊遠吉云應

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

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

呂后不官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賢孝

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

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巖道○莊遠吉云古巖殿字通死於雍上閔

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莊遠吉云本傳作一尺布尙可縫

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

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

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莊遠吉云本傳作使爲離騷傳○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

賦騷卽本高敘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

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視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舖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莊達吉云。弁。古下字。人姓名。○孫詒讓云。林寶元和姓纂。九下姓云。濟陰宛句人。魏下揖生統。爲晉郗那內史。生粹。中書令。○此下據晉書。下壹傳。當有粹生壹云云。永樂大典本。挽。子。眇。眇。眇。眇。然則此弁揖。卽下揖。漢隸書。弁字多作元。後遂變爲下。莊校是也。爲壹之會祖。晉書壹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而不及揖。此可以補其闕。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墜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 汜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歲甲辰。達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摺其篋笥。以示達吉。達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並爲之敍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概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敍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

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考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敍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考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敍文。卽是高誘。達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倣真訓劓劓。注云。劓。巧工鉤刀。劓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劓。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劓。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鑿云。馬策端有利鋒。所

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鑿于流灤。而鑿于激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灤。鷄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驎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堞塞江云。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統之候風許注云。統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統作倪。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鈞射鷓鴣。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尙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者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旣精且博。遠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歛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考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敝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而遠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遠吉撰。

淮南鴻烈集解目錄

第一冊

胡序

自序

舊叙目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第二冊

卷四 隲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第三册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第四册

卷十三 汜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第五册

卷十八 人閒訓

卷十九 脩務訓

卷二十 秦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第六册

附錄 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

淮南鴻烈集解

卷一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囊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姚範云。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要略無訓字。

夫道者覆天載地

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

測也。

一曰包襄天地

稟授無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未形。原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淆滑。濁而徐清。

原泉之所自出也。淳湧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

朝夕

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舒之帳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覆也。孟春與孟秋為

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故曰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味能明。弱

而能強。柔而能剛。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桃。車之桃。○桂馥云。一切經音義云。桃聲類作。絃字宙而

章三光。絃。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絃。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

云。冠有笄者為絃。絃在纓處兩端上。甚淖而澗。甚纖而微。○莊遠吉云。夫饘粥多澗者。謂澗澗讀歌謳之歌。屬下不結。絃非正義。故誘讀從之。

歌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出也。大飛

不動曰。秦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俞樾云：撫讀為撫。說文巾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為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法。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傾於六合。高誘注曰：覆也。撫，同義。作撫者，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莊遠吉云：古滯，廢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滯，或作應。應之言纏，故應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與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竝應無窮。窮，已。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

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文典：鈞旋穀轉，周而復市。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謹按：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鬼出神入。

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為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

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也。而大宇宙

之總。○字宙，論天也。總，合也。○俞樾云：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毫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

書治要：御覽七十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响諭覆育萬物羣生。○响諭，溫恤也。育，長也。○洪頤煊云：禮

體曰廼。正義：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廼之。是天煦覆而地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觴生也。角，鹿角也。觴，樂也。獸胎不贖，鳥卵不厭。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厭。言不者，明其成也。

也。○子干：甲子胎天，卯鰥。○汪文臺云：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童子不孤，婦人不孀。婦曰孤，寡也。○陶方琦云：詩：桃夭，正義引許注：楚人謂寡婦曰霜。即此注也。如：傲，真訓。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濞。文選：江賦注引：覽冥訓：許注：楚人謂袍曰剋。列子釋文引之：例：高承舊說：故：似同。惟：脩務訓：有題篇字為高注。本

以養孤孀。高注：雜家謂寡婦曰孀。婦，呂覽高注：時：孫維家：與許稱：楚人亦異。知二十一：篇內：稱：楚人者，多係許注矣。許注：孀，作霜。用段借字。御覽二十八及八十三引：以養孤霜：正作霜。亦是許本。虹，鯢不

出。賊星不行。○七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

出。賊星不行。○七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

出。賊星不行。○七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

出。賊星不行。○七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

有者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跛行喙息，蠓飛蠨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之得以

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已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

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王念孫云：諸書無訓縣，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

前史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縣誤為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疆國篇令巨楚，縣晉

雅，縣小而故高，注亦謂為小。旋亦小也。方言：隘，短也。郭璞曰：便旋庫小貌。旋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互若

易窮，小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亦小也。方音隘，短也。郭璞曰：便旋庫小貌。旋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互若

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為縣

縣薄也。此言縣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絳力薄材，孟康曰：絳薄也。言德之所禦，折衝于里，若

訓縣為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

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兮恍兮，不可

為象也。屈，竭也。恍，讀人空頭，扣之。恍，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

經，圍中既遠，遠兮招魂，篇高堂，選字王逸注，竝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

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

是非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

詩：周道倬遲，韓詩作郁夷，故夷或為遲。丙，白字，形相近。○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引許注云：馮遲，太白河

伯也。古夷遲通。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淮南昔者馮遲，太白河

師古所云：淮南即許本也。丙，或作白者，廣雅釋蟲：白魚，鱗魚也。王氏疏證：謂白與丙聲之轉。引淮南丙為遲

也。騰上也。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閩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末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文典謹按耐古能字。其耐如此。猶言其能如此也。天門末

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文典謹按耐古能字。其耐如此。猶言其能如此也。天門末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頤。杖策而銳。貫頤。汜論篇。是猶無銜。銜策。鍛而御。馬也。注云。鍛

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鍛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擡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鍛。鍛音竹劣。竹劣竹二反。鍛之言

陵霄與造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舉星化遺遙

屬于畢俾滂沱矣風伯電以為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為車輪上游於霄箕星月麗于箕風揚沙

霏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霏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霏讀翟氏之翟○王念孫云霏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遊途以霄霏為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揚雄傳紛被麗其亡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霏相對為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七命注同是許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陶方琦云高注作無垠與許引原文亦異御覽引高注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今高本作無垠亦係譌效說文土部垠地垠也衆經音義七引說文作地圻鄂也楚辭王注垠岸崖也天文訓氣有涯垠垠通沂漢書晉灼注沂厓也鏗即說文刀部之鄂字然應作鄂李善引淮南正文作鄂而引注作鏗垠為誤字七命注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引許注作垠文選甘泉賦注鄂垠垠也莊子天下篇無端崖之辭許說本此

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莊達吉云詩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猶方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為即劉字故劉讀為留

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王念孫云動當為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管子小匡篇動作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堵敖釋徐廣曰蕝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脩務

即不勞意與不損相近支不動則聰明與不損而相遠矣且搖勞為韻勤損為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聰明不損也

而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俞樾云既言要又言柄於義

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此文遂有改柄為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為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

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富據文子補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富據文子補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富據文子補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萬物

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王念孫云：乘其要歸之趣，當作乘其要趨而歸之。乘，執也。爲

文且歸與推爲韻。今作乘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

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乘其要而歸之。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

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莊遠吉云：古

自得。得，音黠。呼佛之聲狀也。○王念孫云：廣韻去聲五十九鑑，數字注云：叫呼仿佛，然自

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俞樾云：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

性爲韻，動容爲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揉，動容也。容，即揉之

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揚摧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即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

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

物接而好憎生焉。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受天清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

猶衰。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

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小大修短各有其具。備也。萬物之至

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

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王念孫云：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

曰：攻大嚙擊，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

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覆距，守之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媼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媼古善

釣人名。數，術也。

推南鴻烈集解 一卷一 原道訓 七

○文典謹按文選七發注引箴作鍼娟娟作娟娟又引高注云娟射者扞鳥號之弓轉其衛之箭也
 蠅白公時人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娟娟作娟娟又引高注云娟射者扞鳥號之弓轉其衛之箭也
 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
 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鳥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鳥號之弓也○莊達吉云司馬
 相如子虛賦注應劭說鳥號與誘前一號呼也○文典謹按風俗通云鳥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鳥登
 其上下垂着地鳥適飛去從後發殺取以爲弓因名鳥號耳又御覽三百四十七引古史考云鳥號柘樹
 枝長而鳥集將飛枝彈鳥乃號呼以柘爲弓因名曰鳥號皆與高注前一義同○王引之云廣雅籥籥
 籥箭也禹貢曰惟籥籥籥與籥同戴凱之竹譜曰籥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籥音衛
 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衛衛原道篇曰射者扞鳥號之弓扞讀若紆今本扞誤作扞辯見韓子扞弓下
 之葵竹譜曰德竹中博箭是籥與葵一物也以籥爲博箭謂之葵以衛爲射箭則亦謂之葵耳葵者箭莖
 之名說文曰葵豆莖也豆莖謂之葵箭莖謂之葵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葵美箭所出地名也衛
 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衛籥箭之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衛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猗是也案淇乃衛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衛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
 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堯都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籥
 籥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洪頤煊云葵當作淇兵略訓淇重之羿逢蒙子之巧○文典謹按御覽九
 衛籥籥高注淇衛籥箭之所出也淇在衛地故曰淇衛淇重之羿逢蒙子之巧○文典謹按御覽九
 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

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皆當爲罟罟聲相近又涉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
 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罟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罟罟謂之罟罟罟謂之罟罟
 謂之罟罟風碩人篇施罟濊濊毛傳曰罟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罟字必
 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即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
 魚二字則承上施罟言之若變罟爲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
 魚罟也詩云施罟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七平御覽資產部罟類引此並作
 因江海以爲罟○文典謹按舊作因江海以爲罟與上句張天下以爲之籠不一律今據御覽七百六十

四八百三十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王念孫云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

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

捕鼠蟾螭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匡上內置穴中乃熱走窮穴適能禽一鼠也蟾螭

益甚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任蟹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逾滋

小數作任小技又九百四十二引匡作筐昔者夏絲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

也八尺曰仞餘作城郭以其役勞故引作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獵之心也○王念孫云三仞藝文類聚

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作背之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

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絲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陶方琦云七尺曰

曰仞乃許注今在高注中乃許注屬入高注中非有明白左證安能別而出之○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

注淮南說必同後人多以許注屬入高注中非有明白左證安能別而出之○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

倍作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莊遠吉云太平御

覽作中外賓限○文典謹按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

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精巧詐也藏之于胷臆之內故純白之道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是故革

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驪馬○文典謹按意林引是

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郭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

况狗馬之類乎○王念孫云欲寅之心寅當爲寅字之誤也寅與肉同千祿字書云寅肉上俗下正廣韻

斷竹續竹飛土逐突今本突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亦突之誤

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肉之獸穴亦突之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

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伊尹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

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俞樾云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

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秋駕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

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今陶方琦云文選西征賦注引峭法刻誅作峭法刻刑又引許注云峭峻也峻即說文作隄與注淮南同筆策

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王念孫云術當為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響數策者非離朱之明察

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文典謹按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

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

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王念孫云脩當為循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為脩說見管子廟堂既

此並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傲真篇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脩亦當為循

此四者皆謂各因其舊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

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脩亦當為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

所遵循猶橋衡之俛仰取制於柱也又齊俗篇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脩亦當為循文選

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並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然已無所與脩亦當為循謂循其自

然而己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賢今本賢誤作賢其自

見詮言則治不脩故無事不須時脩亦當為循須當為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

足任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脩亦當為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

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脩亦當為循循謂順其道德也假真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綽萬物

本於一棍而條循千萬是也又秦族篇今夫道者職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

亦當爲循循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與拊，同意也。

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蘋也。○王念孫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萍，爾雅：萍，音平。萍，音瓶。其大者蘋，音類。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萍也。說文：蘋，作蕒，亦云大萍也。此皆以小者爲萍，大者爲蘋，即高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繁菜之

後人既改正文，蘋字爲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躑躅而走。躑，足也。實地也。躑，讀摺，摺之摺。○陶方琦云：文選：舞賦注：高唐賦注：引許注：躑躅也。按

同訓：然此躑字，乃蹈字之譌。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員者常轉，歛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故曰：自然之屬也。歛，空也。舟船之屬也。是故春風

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是也。育，長也。風，或作分，合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既已秋風下霜，倒生挫傷。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鵬搏鷲，昆蟲蟄藏，讀

什伍。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水曰榛，○莊達吉云：說陳草復生也。一曰：榛也。皆轉相訓。注：叢，音側，鳩切。古叢聚同聲。聚木，即叢木也。○王引之云：榛巢連文，則榛即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即是穴。榛當讀爲槽，廣雅：槽，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

曾大戴禮：曾子疾病，蕭篤，鶴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爲淺，而蹶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蹶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槽巢，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漆

清之漆，說文作澆，是也。高以榛爲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爲榛，淡草爲薄，則分榛與巢爲二物，比之下句爲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堙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

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爲榛，薄之榛，則又合榛與木爲一物矣。○文典謹按：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左思招隱詩注：答張士然詩注：引高注：並作叢木曰榛。

淮南鴻烈集解 一卷一 原道訓 十一

禽獸有芄芄，草也。○王念孫云：劉績本芄作芄，案劉本是也。廣韻：芄，獸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有芄草，野芄有芄，背槎櫛，虛連比以像宮室。此云禽獸有芄，人民有室，其義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芄作机，又引許注云：机，獸學孫馮翼輯許慎淮南注，未收此條。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按：北胡

也。于越生葛絺于，吳也。絺，細葛也。○道藏本：于作干。王念孫云：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即是越。而以于越生葛絺，於為發聲，此言于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為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原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于越猶荀子之言于越夷貉也。顏師古以各生所急，以備為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為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疑之南，

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御覽四十一引衆，或作多。疑許注本如此。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王引之云：諸書無訓被為翦者，被髮當作鬻髮。注當作鬻髮，鬻髮文身，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字又作鬻，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鬻髮，人鬻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鬻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趙世家曰：夫鬻髮文身，越之民也。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鬻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鬻毛，高彼注曰：鬻，鬻也。鬻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鬻，鬻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鬻為被，并注：高彼字而改之。不知鬻與鬻同義，故云鬻。鬻也。若是被髮，不得訓為鬻矣。趙世家之鬻髮，趙策作祝髮，錢曾本並同。俗本亦改為被髮，且越人以鬻髮為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即此所云鬻髮文身，以短絀不絀，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像鱗蟲也。高注訓鬻為翦，亦與漢書斷髮同義。

因水之。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王念孫云：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尚氣力也。各誤為谷。漢部陽令曹全碑：各獲人爵之報，各作谷，形與谷相似。是狄人之俗，非獨尚氣力一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

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今夫徒樹

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易也。失猶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鵠鶴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鶴

以為魯昭公亡異也。○王念孫云。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為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為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坤雅引此作化而為枳。則所見

本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又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又引淮南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為橙。

御覽。類聚。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記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王念孫云。王綽渡汝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子升甘橘贊曰。異分南北。則考工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王念孫云。王綽渡汝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

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淨之本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為物為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

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睨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

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

者也循隨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蟬蛸不為於時也。

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東於教也。○俞越云。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

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為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虛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為

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蛸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

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即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

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

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縮文曰。井魚之不知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即大海也。故

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莊達吉云。天竺即身毒。故天有身義。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

慮而得。不為而成。詩云：不謀而當，不知而得也。故精通于靈府。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人心以上氣

心也。心有靈氣，能主持也。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王引之云：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

氣能主也。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王引之云：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

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

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者為人。曰俱曰為友，曰為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

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為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

與造物者為人，應帝王篇：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天運篇：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

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者傷也。好為情欲之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

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陶方琦云：文選辨命論注引許注：昔共工古諸侯

之疆，東不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陶方琦云：文選辨命論注引許注：昔共工古諸侯

王以水乘木，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按二家注文異，史記三皇本紀言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疆，霸而不

怒，山應補離騷路不周也。依此經注，在不周山名。在昆侖西北，次三經又西北，山海經箋疏云：王逸高誘注云：不

周山在昆侖西北，茲非也。依此經注，在不周山名。在昆侖東南，攷西北三經又西北，山海經箋疏云：王逸高誘注云：不

子湯問篇張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極，與許說合。列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尊，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

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陶方琦云：此事見莊子呂覽，茲作王子摻越世家，不壽生王翁翁生王翳是也。莊子呂覽，茲作丹穴許作巫山之穴，與高木異也。巫山在南郡巫縣，椒真訓巫山之上，高注巫山在南

郡。○文典謹按：書鈔百五十八引，驛作豎，山上有巫字，又引許注云：豎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薰以火烟薰之也。遂不得已，立為王孫馮翼，輯許注未收此條。由此觀之，得在時

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治為也。雖聖不得為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

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墉塙。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涉陰城陽也。一曰涉南歷城山也。墉塙讀

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並云

封畔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頌傳。亦云耕者讓

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為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

此並作封畔。○文典謹按。御覽八十。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若語。湍瀨

一引。昔下有者字。又宋本注。城作。成。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若語。湍瀨

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陶方琦云。文選南都賦注。七命注。長笛賦

注。引許注。湍水行疾也。按說文。水部。湍疾瀨也。湍訓為疾。與注淮南同。御覽八十一。引注云。湍疾瀨。淺湍

訓為疾。當是許注約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

文典謹按。御覽引。潭作。澗。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

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

乎大哉。道不可道。故夫能理三苗。朝羽民。羽民。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叨診之等。理治也。徒裸國。納肅慎。未

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深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

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

不為也。能無為故物。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

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也。本

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

明天意也。○莊達吉云。解故。即詁字。說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心虛而應當。當合所謂志弱而

文解字云。詁。訓故言也。是故與詁通。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心虛而應當。當合所謂志弱而

事強者柔。柔安靜，藏於不敢。俞越云：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即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致形似而誤。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

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應和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

以下為基。基始也。夫築京，基始也。夫築京，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

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莊遠吉云：古能字為耐，與而通。故訓而為能，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

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

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于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為小也。道

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能嘗也。言柔之為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

堅於舌而先之敵。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木強則折，不能徐誦也。革堅則裂，是故柔

弱者生之榦也。榦，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鳴者窮之階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

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

死，故蓬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

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躐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

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擊，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躐為墮，墮者車承，或言跋躐之躐也。○王念孫云：展，與擊聲相近。擊皆當為躐字之誤也。躐，女展反。躐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

也。躐字或作躐，廣雅：躐，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躐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躐，踏也。淮南說山篇：足躐地而為迹，說林篇：足所躐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躐水也。高注並云：躐，履也。躐音女展反。而訓

爲履故此注云屢屨也音展非屨也且攀屨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屨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刃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屨謂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外履腸涉血由其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是其證也屨字本作屨其上牛與屬相似因誤爲屬矣

執也○莊遠吉云準古作準猶錙之與刃刃犯難而錙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說文解字壙射泉讀若準

也刃在前故犯難錙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於後位也○莊遠吉云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錙進矛者前其鐵注銳底曰錙平底曰鐵方言錙謂之釘郭璞注錙或名爲鐵說文解字錙秘下銅也錙秘下銅也

也知錙即壙蓋刃銳而壙類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故讀若頓然則錙應爲錙

承上文而言言先有所屏蔽也○王念孫云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所屏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故也故注云故曰有所屏蔽也凡注內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王念孫云錙之言過也爾雅曰過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款注凝止也天文篇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破術也合于時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

後後亦制先道當勝車爲變不必待于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反側之間不容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氣息促之甚也

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

有所挂者去不暇顧視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

柔弱以靜舒安以定

詳詳

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

攻大礪堅喻難也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也。測盡。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

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王引之云。無好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

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蚊蟻。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

報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文典謹按。御覽五十八引。包作

苞。無好憎。作無所澤及蚊蟻。蚊蟻。微小之蟲也。蟻。而不求報。施而不富。瞻天下而不既。瞻足也。德施百姓而不費

私。與劉續本合。德澤加于百姓。不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膏不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

以爲己財費也。不然。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紛。通逸也。錯繆。相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

也。濟。動溶無形之域。○文典謹按。溶為溶。假真。驚動溶于至。而翔翔忽區之上。忽。區。區。當作芒。隸書芒字。作茫。與區相

通也。莊遠吉云。本無兩字。依太平御覽加。○王引之云。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區當作芒。隸書芒字。作茫。與區相

似而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忽芒。即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芒乎芒乎。而無從出乎。

芴乎芴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芒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芒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曆書

荒作芒。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芒一作荒。上文游微霧。驚忽。恍。高注。曰。忽。恍。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驚

忽。荒。忽。芒。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翔翔忽芒之上也。人閒篇。曰。翔翔乎忽荒之上也。邇回川谷

析。惕乎虹蜺之閒。是其明證矣。賈誼。鵬賦。寥廓忽荒兮。與道。輶。翔亦謂翔翔於忽荒之上也。○俞越云。授上

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逴回。猶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一也。○摩濫振蕩。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一也。○摩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紜。轉。與萬物始終。○王念孫云。始終當為終始。終始公洞為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為韻。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大故曰至德也。

於天下者以其渟濁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也水是無音也吾是

以知無為之有益有益於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

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為光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

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海賦注引像作形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謂去清淨也

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約

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約

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得為人用蕭然應感殷然反本莊遠吉云殷然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

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

下獨字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

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為道關門門道之門文選按御覽五十穆恣隱閔純德獨存穆恣隱閔皆無

也雜糅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

生焉無形道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

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也天下為之罔則名實同居罔隙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之數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

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莊遠吉云易觀盟

古字古義自有一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

定誘解得之矣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釋名釋言語曰停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也理道施四海一之解際天

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璞也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

深淵冲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

道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

智與民同出干公正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榮勢也故去之損其思慮常恬澹也

○王念孫云損當為損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

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為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

文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約其所守則察不煩寡其所求則得易供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

而不知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

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為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

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即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

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屬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人大怒破

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為堅冰積陰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

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通作性。嗜欲不載。虛之至也。

不載無所好憎平之至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好作愛。不與物散粹之至也。○王引之云。諸書無訓。散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通作性。嗜欲不載。虛之至也。

誤辯見說文攷正。散皆當為穀。隸書穀或作散。見漢敵阮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散。見李翕折里橋。郭作散。太玄玄瑩。晝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穀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穀相雜錯也。廣雅穀雜也。亂也。並與高注同義。則散為穀之誤。明矣。穀訓為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穀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穀聲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殺。而不與物糅。糅亦穀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養也。○王念孫云。收當為牧。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為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為收。文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子道原篇。正作牧。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也。

堅強而不韜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媮。躁狡媮也。

言精神 湫漻寂寞。為天下梟。湫漻清靜也。寂寞。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

感則能動。○王念孫云。此當作感。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皆其證。今本感。物穆無窮。穆美。○莊達吉云。物穆疑當作物穆。○王念孫云。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道二字互誤。物穆無窮。化而嬗。物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物穆。無開顏師古曰。物穆深微貌。洵音

分說苑指武篇。亦云。物穆無窮。變無形像。變無形像。言能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登高臨下。無失

幽。物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變無形像。言能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登高臨下。無失

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

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

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

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

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

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是

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

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

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俞越云。京臺即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即強臺之明證。

耳聽九韶六聲。九韶舜樂也。六聲十二引。鑿作莖。○文典口味煎煞芬芳。馳騁夷道也。夷平。鶴鵠鳥名也。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曰鳳皇之別名也。○莊達吉云。太平御覽引作釣瀟湘。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鸛鴈雁也。其羽似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鸛。中央曰鳳皇。故一曰鳳皇別名也。○文典謹按。文選西京賦。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

悲。廉猶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王念孫云。得道本作道勝。淺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為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聖人不以身役物。不

以欲滑和。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文典謹按。御覽是故有以自得之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足以適情。喬木上疎少陰之木。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悲不憊。憊。傷性也。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文典謹按。文選從斤竹澗。越

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文典謹按。北堂書鈔。足以適情。喬木上疎少陰之木。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此中夫自得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于無樂

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也。亦至也。○王念孫云：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

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夫建鍾鼓列管弦。管籥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傅旄象也。旄旌也。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卽至樂極矣。

也。爲飾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師延爲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故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也。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

然猶惕然。○俞越云：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微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怵當讀爲說。說文：言部誘也。下言

有所誘慕。故上言說然義。解車休馬罷酒微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是何則。不以內樂正相應。作怵者。段字耳。

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文典謹按：文選贈王太常詩注引樂作奏樂。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

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

肌膚。不澁于骨髓。浸潤也。不滯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

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

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文典謹按：內不開於中。意林引作內心不開。

不著於心。○俞越云：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

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上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

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血氣作氣血。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是猶無耳而欲調鐘

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用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

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

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在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也。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王

念孫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為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徹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為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

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在外，不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無非無

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王念孫云：此四句皆以四字為句，則萬物玄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子九守篇無也字。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其號

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

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潭海

喬。溔，雉也。喬，邊也。溔，讀葛覃之覃也。○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應詔樂遊苑詩注：引許注云：溔，水涯也。溔，即溔。說文有溔，無溔。爾雅釋水：溔，水涯字。或作涯也。故宣貴妃誅注：引許注亦作溔。溔也。說文水部：溔，水旁深也。水旁即水涯。廣雅釋詁：涯，方也。方，旁也。古馳要，裊，建翠蓋，要，裊，馬名。日行萬里，裊，繞弱。水通，亦有水字。字林：溔，水涯也。即本許君淮南注。馳，要，裊，建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

武象之樂。掉羽，舞武象也。耳聽滔朗奇麗激於之音。激，揚也。轉，皆曲名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七

轉也。說文系部：紵，轉也。許注：當是紵字。上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

文蟠委錯，紵高注以紵訓轉，正同許說。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

故鄭衛之浩樂也。必為鄭衛之俗樂。夫結激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引

許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浩同字。孟子：浩然劉注：作皓然。七發：揚鄭衛之皓樂，正同許本。

說文人部倡樂也楚辭陳擘
瑟兮浩唱故許注曰善倡也射沼濱之高鳥遂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湏齊於凡民故曰齊
也○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云齊等之民也莊子下以化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
李注齊等也漢書編戶齊民如酒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志營惑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隱于榛薄之中深草曰榛薄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
也

生茅蓬戶瓮牖採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而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

房陰也雪霜凜灑浸潭荒蔣灑灑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荒蔣實者蔣實也其米曰蔣胡漢讀羅繩

讀校滅之攸作讀校滅之校虛音事文昭云或當作校滅之攸因校灑聲相近也故據莊子逍遙于廣澤

語改之孫編修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滅灑聲相近也當以虛君之言爲是今依改之

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王念孫云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

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間爲峽與酈李所引迴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脊也亦作岬廣韻古

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脊之岬爲巫峽之峽故改訓爲兩山之間

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肩則岬爲山脊而非兩山之間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間故又改岬爲峽而不

知其所見本非原注也集韻岬古狎切兩山之間爲岬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爲許注故云許慎說

淮南說高本作峽但岬字尙未改爲峽耳○陶方琦云玉篇岬山旁也亦作岬廣韻岬山側也皆本許注

說故異許義爲長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對病而不失其

所以自樂也○王引之云黎黑舊本譌作黎累今據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改又對與病義不相近對皆

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倣真篇傷於寒暑

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倣注引禮運事大稽焉而不苑

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

涉上下文而衍不為愁悴怨慰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俞樾云王氏據文選注訂黎累為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為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其澤以疏離圻以臞瘠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即從脂膏殖敗之義而引申之耳

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鳥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

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愛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也○文典謹按高注士有同志同志德也下志字疑涉上文而衍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正作士有同志同德又交定作分定不復作不須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

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為備懼也處高而不機機危持盈而不傾傾覆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

流與化翱翔翱翔猶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于斲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之名是故不以康為樂康安不以憊為悲憊約也憊讀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

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王念孫云充本

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為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

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

道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

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

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

躐躐之今字說文躐部陷高下也謂從高陷下也自部躐小阱也讀淮南者見下有奔陷字輒改躐為陷即知正文本當作躐陷于汚壑躐呂之中非重複也若如今本躐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

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貪饜多欲之人漠矚於勢

利誘慕於名位漢矚猶鈍矚不知足恒誘進也慕貪漢溺之漢矚讀織緝緻密焉無閒孔之矚也○王念孫

臣漢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精朝鮮傳嘗略屬真番徐廣曰真一作莫斬序雜事篇黃帝學

乎大真路史疏侂紀曰大真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為矚則涉注文鈍矚而誤演音顛眠音莫賢反

云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即此所云演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演眠為不知足

司馬以顛冥為迷惑或為鈍矚或為頓怒又案高云演眠猶鈍矚讀齊魯王之禮見集韻演眠鈍

矚皆疊韻也鈍矚或為鈍矚或為頓怒又案高云演眠猶鈍矚讀齊魯王之禮見集韻演眠鈍

矚達高彼注云鈍矚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王念孫云植于高世當作植

高于世故立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于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孫云植于高世當作植

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位立同字○文典謹按莊本無注今據傳寫宋本補則精神

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神精神也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

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俞

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字九守篇正無兩者字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

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孫詒讓云遇與耦通齊俗訓云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要略云所以

猶周也。此云無不遇，亦即周通之義。高釋遇為時失之，而百事之變無不應之也。文子守弱篇：襲此文，遇作偶，正與說林訓偶物字同。

卷二

倣真訓倣始也，眞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於有，故曰倣真。因以題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

佛也有始仿有有者言萬物始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

者繁憤未發，萌兆牙孽，未有形埒垠垠。○王念孫云：覽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埒與形埒同義。既言

也形埒無庸更言垠埒，疑垠埒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無無螟螟，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之貌繁憤衆積也。且此三句以發埒埒為韻，若加垠埒二字，則失其韻矣。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續紛龍菴欲

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續紛雜糅也。龍菴聚會也。兆朕形怪也。○陶方琦云：文選貌

也兆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零霏，無有彷彿，氣遂而大

通冥冥者也零讀紺緇之緇也。霏讀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蒼龍，萑薹炫煌，蠖飛螟動，岐行噲息，可

切循把握而有數量參讀參星之參，萑薹炫煌，采色貌也。蛟讀車蛟，轍之蛟，噲讀不悅，憚外之噲，切摩也。

噲言噲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噲。說文解字：噲，咽也。一曰噲噲也。噲，一曰噲噲也。噲，一曰噲噲也。噲，一曰噲噲也。噲，一曰噲噲也。

今猶言約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過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俞樾云。範即

犯遺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

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弊而復新。其

為樂也。可勝計邪。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九十七引復作後無也。字。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譬若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今此之為大夢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九十七引有所字。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為虎者。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

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御覽八百八十八。白帖九十七。所引略同。病下並無也。字疑衍文也。後漢書

張衡傳注。引作昔公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病下亦無也。字高注曰。

為一耳。又文選思玄賦。李善注云。牛哀魯人。牛哀也。未知其密。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

志與心變。神與形化。神心皆變。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二者代謝。舛

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朓也。舛。五也。形。謂狡獪。鋪。慳。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而為

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文典謹按

初學記。作施御覽。作施。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古

十八引泮。並作釋。又移字。初學記。作施。御覽。作施。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古

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能辨也詳見漢書於是上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

萬物蕃殖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德昭其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

物但也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俞樾云美當作策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

曰策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策與美形似而誤大載記易本命篇此乾坤

之筴虛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

計之故有餘也辟若梅矣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為百人酸也○文典謹按高注一梅不足為百人

人酸也百字蓋一字之誤百梅百人譬歲計之有餘一梅一人譬日計之不足也若作百人則非其指矣

本書說林訓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真人立於天地

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突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俱

篇云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釋文云炊本或作吹同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

郭云如埃塵之自動也淮南書似即本彼文高訓為成熟則與司馬郭義異耳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

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洪頤煊云後漢書隗囂傳勿用傍人解構之言寶融亂惑真

唯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

同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也陳列然後知聖人

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

明行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諭德道者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鈎仁義為餌投之於

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非其有作夫挾依於踳躍之術○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達吉云挺各本皆作挺攷說文解字挺拔也○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况懷瓌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域而和以天地者乎○俞樾云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為塵垢○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瓌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琤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為下降者清角商聲也○陶方琦云輅許本當作

詞王注璐美玉也又文選南都賦注引許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管子曰凡聽角則雄登木以鳴音疾以

急之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書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許注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按西山經西次三經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

鍾山又云黃帝乃取崑山之玉築而投之鍾山之陰山北曰陰郭注以為玉種故許注云出美玉海山北

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八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

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為竿

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

引通俗文，以水檢塵曰灑。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注引淮南，猶條風之時灑，即許本。○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五引注云：時麗，忽一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夫秉

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糝，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礪。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

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

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為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塞也。○莊達吉云：古讀隆為臨，故詩與爾臨，衝詩

作隆衝。又後漢瘍帝諱隆，改隆慮縣為臨慮。唯體道能不败也。○洪頤煊云：下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

縣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為終隆也。唯體道能不败也。○洪頤煊云：下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三句連文，不應有唯體道不能敗句。禁下疑脫也。字此六字涉上注而譌。○王念

孫云：唯體道能不败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偽之注，誤衍於此。上註云：偽，敗也。

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太行石澗，飛

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

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

淫注字作淫，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故託字作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

以縣敦象之書於象魏也。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前守也。○

陶方琦象之書於象魏也。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前守也。○

選注所引許注，相同當是許說。屬入高注，文選莊子所引，乃約文也。且高注內作兩說，多係許高之異。莊

子釋文引淮南作魏，是許本。司馬注莊子同作魏，讀曰魏象。魏闕，人君門也。言心存榮貴，正異許

義。山海經：魏山或作魏山。說文：魏，隴也。隴，魏即崔說。故西山經：魏山，郭注：魏音巍。高注以巍訓魏，是巍

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釁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

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尙刻削。商者魏公孫軼也。因謂之商軼。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

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爲商君也。○王念孫云：蓋之無一椽，輪之無一輻，本一作蓋之一椽，輪之一輻。此但言一椽

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一輻下乃言其有無之無，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椽，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

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衍。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如唾，祝之祝也。○

轉音如鑄。如注：今河南息縣人讀祝如朱，說文：閉，呼鷄聲之六切。而風俗通曰：呼鷄朱朱，皆轉音也。禮

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呂氏春秋：慎大覽，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周禮：瘍醫注：祝讀如注，病

注：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

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

稜，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稜：讀詩頌苞有三藥同。○莊：遼吉云：稜，古文櫟字也。亦作

也。陳：鄭之問曰：稜。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

是枿，亦同字。之龍蓀，遼巢彭，凜而爲雨。周雲：宓雨雲也。龍蓀：聚合也。遼巢：彭凜，蘊積貌也。凜：榆莢之凜。○莊：達吉云：御

澤：即薄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凜。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若蘊。下文：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月薄爲

一司馬相如：封禪文：竟魄四塞，義並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爲蘊積。貌。若彭薄，則爲水聲。而非雲氣。蘊積

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薄。太平御覽：天部八：同。○俞樾云：高注

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蓋爲雨。即詩所謂朝嘒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

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

周雲。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不與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

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

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

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

後有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

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王念孫云：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陶方琦云：漢書萬石君

傳晉灼注引許注訢訢古欣字。當此處注也。原道訓其為歡不忻，忻从心旁。此从言旁，尚是許君舊本。故

與漢書傳注引許說正合。說文訢下云：梧也。从言斤聲。又欣下云：笑喜。从欠斤聲。音義相類。蓋古今字。

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文典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

文翠牽引也。宋玉九辯枝傾翠而交橫。王法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附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

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俞樾云：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

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

犧尊。犧讀曰希，猶鏤之以削刷，雜之以畫黃。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劍巧工鉤刀也。削者，規度刺

也。青黃采色之飾，劍讀技之技，訓讀詩賦角之賦也。華藻，華文也。鏤，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

刻尊彝為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洪頤煊云：鏤當是鏤字之譌。即數字易說卦震為夷，釋文干

寶注夷花之通名為鏤。花朵謂之數華藻。鏤鮮指謂其刻鏤之美，非金尊也。○俞樾云：高注曰華藻華文，

也。鏤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鏤字之義未得。鏤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

飾也薄即縛之段字也鮮讀為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為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
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縛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為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為華藻縛獻○
陶方琦云文選魏都賦注引許注劖劖曲刀也說文劖劖曲刀也與淮南注正同淮南劖劖作劖劖集送
文暢師北遊詩注引淮南鑲之劖劖注劖劖曲刀也此即許注字作劖王逸注哀時命劖劖刻劖刀也亦
以劖劖為一物廣雅劖劖刀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方其好然而失
也高氏此注與本經訓同

木性鈞也鈞等○文典謹按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是
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為豈義遂不可通矣
故神越者其言華也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

矣與物為役夫趨舍行僞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
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也風化也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

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俞樾云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
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
心乎德之和即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
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撲貫萬物

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圉
似虎而小一日仙人名也

○陶方琦云史記索隱二十六引許注瀆園仙人也高注中一日乃許氏說如汜論訓段干木晉國之大
駟高注駟驕也一日駟市僧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駟市僧也之例羽獵賦靈園燕于閒觀集解引郭璞
注靈園瀆園仙人名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王念孫云宇內當為內宇內宇與外方相對為文字與野園雨父女為
也即用許氏淮南注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王念孫云宇內當為內宇內宇與外方相對為文字與野園雨父女為
韻野古讀若豎說見唐韻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其
杖而為鄧林也妾必妃妻織女天地之間

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也素性夫人之事其神而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

道味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義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昊味味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吟其德含懷

致也高彼注曰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

口於翁字體小異耳若訓為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

含字古或被施頰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而知乃始味味琳琳皆欲離其童蒙之心琳琳欲明而未也

也離去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琳字琳琳當為琳琳注同味味琳琳一聲之轉皆欲知

之貌也文子上禮篇作味味戀戀戀與琳古字通舉陶謨戀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戀作琳今作琳琳

者琳誤為林又因味字而誤加日翁耳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琳字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

吳志伊字彙補又云琳音林並引淮南子味味琳琳皆為俗本所惑也

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乃至神農黃帝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

當為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剖判大宗書鈔四功業十二

也道藏本劉本並作乃朱本改乃為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引太窳領天地襲九窳重九勅窳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窳法也勅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

古文垠字字從土欬聲說文欬讀若銀九垠即九垠也上文曰蘆符之厚通於無垠無垠即無垠也兵略

篇不見朕壑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此注亦云壑形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引作襲九

空九重望九望九地也九提挈陰陽嫖撓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嫖撓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於此

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盱盱聽是故治而不能和和協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

昆吾夏伯架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王引之云之衰二字後人所

皆為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為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之澆淳散樸

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澆淳散樸

施讀難易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槩淳散樸離道以善險

違有無之際。○俞越云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違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智臆之中矣若然

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云○莊達吉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分猶意水之性真清而土汨

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王念孫云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汨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

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王念孫云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扣與汨同

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鼻爲腐臭之臭而改臭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

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矣。○王念孫云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此涉上句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

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王念孫云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並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今本作流

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隸或作涇見魯相史長鑿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譌爲沫高以

爲雨潦上覆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灑又引許慎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灑則沫爲涇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謨本流作

沫亦是涇字之譌○俞樾云說山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雨潦上覆釜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即行潦也詩洞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

丑蒿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

或作涼楊君石門頌平阿涼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流泉義初不異涼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說之蓋謂是水中浮瀰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又涉高注而誤

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為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灑，灑即說文泉部灑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為別本作流泉之證。○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引作莫鑿于流灑，而鑿于澄水，又引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灑。是許本作流灑，與高本正文亦異。高本流沫當作流潦，下文樹木者，灌以灑水，注灑或作潦。御覽七百二十引高注：正作灑，以潦水是作灑者。許氏本作潦者，高氏本也。玉篇：灑，水暴溢也。波也。即注許氏淮南注。○文選謹按：御覽十引流沫亦作沫雨，靜作淨，又引高注：沫雨，潦潦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易，讀河閒易，縣之易。○王念孫云：以觀其上沫起，覆蓋也。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為善。文字作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性情也。○俞樾云：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觀字。是觀為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月，而易字據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為易耳。○文選謹按：王俞以觀字為衍文，是也。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王念孫云：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鑑明者，塵垢弗能蕪。蕪，汚也。蕪，讀倭語之倭。神清者，嗜欲弗能亂。情之嗜欲不能干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繫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是事治也。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文選謹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燠作煖。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

也。琴扇也。琴讀鷓鴣。鷓鴣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俞樾云：趨乃趨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職也。越

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文典謹按：趨行猶奔走馳驚也。謂聖人無貪污之心，不奔

走馳驚以求名譽也。俞氏以趨爲越，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其說迂曲難通。名譽安可以過甚之行求

之？文子九守篇雖作越行，疑字之誤，未可據彼改此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於世，然而不免於僇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僇身身不見用，僇然也。僇讀雷同之雷。○莊遠吉云：說文解字：僇相敗也。讀若雷道德經僇僇兮。若無所歸

本或作乘，乘者是。○王念孫云：高說非也。僇字上屬爲句，不免於僇，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僇之言

羸也。廣雅曰：僇，僇也。說文曰：僇，至克亦疲憊之意。玉藻：容粟，粟鄭注曰：粟，羸羸也。王褒洞簫賦

曰：桀、跖、鸞、博、僇，以頓頽，僇僇，僇僇，並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爲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

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句法正與此同。是

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求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民乎？齊民，凡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

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

誘惑也。辯者不能說也。說釋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觀也。或作監。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

進也。○俞樾云：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也。○王念孫云：道本作

也。○俞樾云：勇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此真人之道也。○遊，此後人以意改之

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真人之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

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篤是故真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

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化則化矣其所生則死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神經於驪山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

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究局猶閉也○俞樾云

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局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小局鼎之局長二尺是局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局橫木校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

橫木皆謂之局不逼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故以橫局並言

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陶方琦云文選注十六引淮南曰

微異魏都賦注引聲類蹠蹠也說文蹠蹠也廣雅釋詁蹠蹠履也主術訓足蹠郊兔御覽三百八十六引作足蹠狡兔是許本作蹠之證○文選按文選長笛賦注七命注引高注綠並作淥

地○文選謹按終當為絡形近而譌也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即此文所

絡天地引此其明證矣○智日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澤潤澤也○王念孫云澤潤玉

也○本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言之足蹠陽阿二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二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二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

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靜漠恬澹所以養性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字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

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也蔚病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

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道不行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

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愴螫讀解釋之蚤蝨磨膚而知不能平○王念孫

○王念孫

○王念孫

○王念孫

云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平靜也鬼谷子摩篇平者靜也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蚊蚋嚼膚則通谷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之訓為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俞樾云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蠶螫指而神不能潛高注曰潛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慮改未足為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直蜂蠶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言攫人心不當以體言矣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攫迫非直蜂蠶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文典謹按雷霆之音舊作雷霆之聲與下耳調玉石之聲據改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俞樾云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並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文典謹按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孫星衍御覽七百二十引擢取吾情作擢取吾精有若泉源作勢若泉原稟作廩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孫星衍注引許春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為澆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澆波暴溢也五字藏本皆無之附錄以俟攷○文典謹按孫氏所云文選注即江賦注也許注之上引有淮南正文莫鑿於流澆而鑿也澄水則非此處注可知至各本澆波暴溢也疇以肥壤或作瘳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棹王念孫也五字疑後人據玉篇所加故藏本無之也疇以肥壤或作瘳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棹王念孫云一當為十十當為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誤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千人養之一人拔之文雖小異而作一人拔之則同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又况與足為王說之一證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一國同伐之哉作况以一國同伐之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

王之道也○文典謹按脩當為循隸書脩相似故致誤也文選西都賦注御覽七十當此之時風雨不

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也○莊達吉云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

之德休明則鼎重姦回則鼎輕○王念孫云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為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

道德篇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即下文珠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

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

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

樂其間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間也或作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

時光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文典謹按辜當為罪字之誤也罪古作辜傳為炮烙鑄金柱然

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墜火中而對之笑也○文典謹按辜當為罪字之誤也罪古作辜傳為炮烙鑄金柱然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剝解有醜鬼

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當此之時

嶮山崩三川涸嶮山在南山陽三川涇渭也涸也飛鳥鍛翼走獸擠腳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

殺也此錄訓殘義得相通蜀都賦注引許注鍛殘也○陶方論五君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言聖人不能遺其道夫鳥飛千仞之上

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

禽及之田獵不時也

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莊遠吉云：反。太平御覽作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

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闔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闔，明且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闔沒爲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且而爲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文典謹按：意林引注略同，惟未有母途化作石也。六字莊氏遠吉所引，御覽當爲六十六，然八百八十八引，又仍作反，與今本合，一百六十九引，作歷陽之部，一夕爲湖，有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注云：漢明帝時，歷陽淪爲麻湖。

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九百八十五，引順風竝作從風。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爲霜所凋，故不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馱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置，獲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肆，極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鳥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

文選開居賦注：御覽三百四十八，並引許注：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高注所云：或曰：卽是許說，索隱引作南方谿子蠻，出柘弩及竹弩，引文小異。御覽引古史攷鳥號，以柘桑其材堅勁，可爲弩。

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也。陶方琦云：御覽三百四十八，引許注：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越船，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

谿子注：連引定爲許注，廣雅：艇，船也。玉篇：艇，小船也。卽本許義。意林引：越船，蜀艇，事類賦：舟部，御覽七百七十一，後漢書：馬融傳注：所引並同。皆許本也。方言：南楚、江湘之間，小船，船謂之艇。釋名：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二人所乘行也。小爾雅：小船謂之艇。玉篇：艇，小船也。無訓爲大船者，然高注一版之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爲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船，吳艇，不能無水。

而行御覽七百七十一引浮亦作今燔繳機而在上。匿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也。機發也。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翺直刺不動曰翔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卷三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謹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瀾瀾。故曰太昭。馮翼翼瀾瀾無形之貌。洞洞讀挺洞也。道始于虛。無言天地未形。名

曰太昭者。馮翼翼瀾瀾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

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

始也。道始於虛。當作太始。生虛。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

罷同。正所謂太始。生虛。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為道始於虛。而不知與故

曰太始。古文不相承。道而。生字。尚不誤。始。虛。生。宇宙。生。氣。有。涯。垠。也。將。成。天。地。之。貌。也。往。古。來。今

生。虛。罷。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始。虛。生。宇。宙。生。氣。有。涯。垠。也。將。成。天。地。之。貌。也。往。古。來。今

安。下。貌。也。○莊。遠。吉。云。御。覽。作。宇。宙。生。元。氣。涯。俗。本。作。漢。謨。○王。念。孫。云。此。當。為。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清。陽。為。天。重。濁。為。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為。漢。太。平。御。覽。天。部。一。涯。垠。下。引。此。正。作。宇。宙。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文。典。謹。按。一

百。五。十。七。御。覽。三。清。妙。之。合。專。一。作。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精。氣。也。十。六。引。疑。並。作。淹。清。妙。之。合。專。一。作。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精。氣。也。

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陶方琦云。開元占經二

火也。按開詰乃許注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王引之云積陽之本也。故高本無注。

氣爲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氣積久則爲水。隋蕭吉五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隋蕭吉五

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

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命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

雨。亦相法。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子。慮羲亦相同。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神農之間。其後子孫

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洪頤煊云。大戴禮天圓篇。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

光。水則含景。此本作火。日外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水。月內景。兩曰字。是俗人所改。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

爲雨。○王念孫云。劉本刪去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

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爲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激而爲

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

文。並引爲許說。非也。然除角當作除毛。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角。二。字。爲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文。並。引。爲。許。說。非。也。然。除。角。當。作。除。毛。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解其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羸蟾臙宗本也滅少也臙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臙讀若

也虧字脫去右牛因誤而為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麟介部十三引此正

一月引月死而羸蟾臙作月死而螺蚌瘕又引許注瘕減臙也按廣雅瘕縮也縮即減臙義通俗文縮火上

小曰瘕瘕不申曰縮胸說文縮一曰瘕也則減臙即減縮○文典謹按白帖一引月虛亦作月毀

蘇羸讀葛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王念孫云飛本作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象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

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麟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末之標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也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綠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莊達吉云御覽

引許齊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許二家注本原別矣○陶方

琦云華嚴音義引燃作煖音義及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引許注陽燧五石之銅精圓而仰日則得火按

論語金錐火鏡也論衡率性篇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為器摩癩生光仰以

向日則火來至參同契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衆經音義引鐵五石之銅精也圓以仰日即得火與今高

氏淮南注藝文類聚火部引舊注曰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即得火與今高

注義同而文異或是許注又華嚴音義上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御覽四事類賦月部續博物志藝文類
注云以銅槃受之下水數滴與御覽所引許注說同知所云先師說然先師疑即許氏也蓋古人尊聞之
意或云高言先師即盧植以序中曾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琦謂當是馬融後漢馬融傳言融有淮南
注高誘之師為盧植植之師即為馬融知高注本中必多承用馬注所云先師或即是馬氏也說文鑑字
下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周禮司烜鄭注鑿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御覽五十八引淮南萬舉
術以十二取水注曰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
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會也○陶方琦云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
賦風部引許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御覽九百二十九又引許注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按御覽引春

秋元命苞。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故言龍舉而雲興。論衡寒溫驚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屬。同氣共類。共相招致。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皆與許說合。○文典。麒麟。謹按。白帖。二引。作虎嘯。而谷風生。又按。初學記。一引。高注云。虎陽獸。與風同類。必誤。許為高也。麒麟。而日月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事類賦。引。作一角。說文。麒麟。鬣。大角之獸。故與日月相動。御覽。四引。日月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公羊疏。引。許君五經異義曰。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亦或引作大角者。作一角。義是春秋元命包。麒麟鬣。鬣。大角之獸。故與日月相動。御覽。四引。日月春將爭於上。抱朴子。清鑒。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鬣。初學記。二十九。及張華博。鯨魚死。○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物志。並引作麒麟鬣。則日月蝕。皆同許注。本開元占經。引。許注。本亦作鯨魚死。○陶方琦云。一切經音八引。許注。鯨海中魚之王也。按覽冥訓。鯨魚死。而彗星出。高注云。鯨魚大魚。長數里。死于海邊。與許注文微異。說文。作鯨。海中魚也。字或從京。作鯨。一切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鯨。春秋演孔圖。海精。鯨。而彗星出。○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注。彗魚也。薛綜。西京賦。注。海中。大魚名。鯨。當從御覽。補海中二字。而彗星出。除舊布新也。白帖。引。作彗。所以除舊布新。按左昭十七年傳。彗所以除舊更新也。五行志。引。作布新。劉向洪範。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五行傳。彗除穢布新也。覽冥訓。高注。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與許注亦異。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賁星墜。而勃海決。○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奔星流星也。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墜。而勃海決。○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奔星流星也。按占經。引。為許慎說云云。益知二家之本不同也。高注云。又。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文典。謹按。御覽。九。及作字。星。學。即奔字之誤。知高云。又。乃許本也。奔。賁古字通。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文典。謹按。御覽。九。及主之精。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枉法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災也。○陶方琦云。占經。一百二十。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枉法令則多蟲螟。引。許注。穀惡生孽。則蟲食心。按食心之訓。皆本正。義。○文典。謹按。枉法令。與上句誅暴。文不一律。意林。引。殺不辜。則國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此文。枉法令。作法苛。誅暴法。苛。正相對成義。當從之。殺不辜。則國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納則久雨為災。○文典。謹按。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之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按。意林。引。國作多。收作時。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之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也。虹者。雒色也。忌。禁也。○文典。謹按。御覽。十四。引。無彗星二字。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

覽十九引韓作吳 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規者圓也與淮南注說同 其神為歲星其獸

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龍順其色也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 其佐朱

明舊說云祝融○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許本作祝融按高云舊 執衡而治夏○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

說文準平也○文典謹按衡覽八 其神為熒惑熒惑五星 其獸朱鳥朱鳥朱雀也 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 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陶方琦云占經三十

文子午卯酉為二繩高注繩直亦同許說○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 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

按御覽二十三引注作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 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

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 號

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子癸癸水也壬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

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

午卯酉也又假令歲星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曰三宿按下文太陰在寅為攝提格爾雅作太歲在寅曰

攝提格知太陰即太歲廣 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

鉤辰巳為一鉤未申為一鉤戌亥為一鉤又假令歲陰在寅歲星在 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

斗牛故曰二宿也按即本下文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說也

二十八宿○錢大昕云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 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

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尾箕

是為四鉤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為太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玄枵，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郤云在寅。星舍須女，虛危是玄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郤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即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即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為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闕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為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人宜其初太陰為太歲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衆星庶民之象，與意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陶方琦云：占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填星，歲鎮行一宿。○王念孫云：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鎮一宿，則無起於斗也。按高無注，今高本作鎮星。歲鎮行一宿，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填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鎮星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王引之云：此本作太白元始。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填星占篤引舊注曰：甲寅元始，曆起之年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舉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闕蒙與闕逢同。太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闕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為陬，舉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鎮星也。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舉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篤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

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文典謹按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引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閭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儺。故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

時而決之。○王念孫云祀四郊。本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章注曰。鄉方也。

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卽月令所謂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

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爲韻。功字合韻。讀若亮。月令

神農將持功與昌。爲韻。老子不自伐。故有功與明彰。長爲韻。自伐者無功。與行明彰。長行爲韻。韓子主

道篤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爲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爲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

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

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俞樾云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

爲都。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

身以覆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剗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

司馬及治田土。卽此東方南方之官。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也。然則官都亦卽此五官之一矣。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乃天之星名也。太一天神也。○俞樾云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

○文典謹按俞說近墻。文選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顏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文典

特進詩注引天一作天。一足攷天子誤作太一之跡。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文典

選月賦注引高注。軒轅星名。齊敬皇后哀策文。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文典謹按魚

注引作軒轅星也。知舊有此注。而今本脫之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文典謹按魚

也。北堂書鈔百五十引此文。正作咸池水衡之囿。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俞樾云高注曰闕猶

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備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兩河關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天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為天矣○文典謹四宮者所以為司賞罰四宮紫宮軒

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引作天河羣臣之闕又引注云天河星名也

○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御覽六引許注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按王氏淮南雜志曰上文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此作四守乃統括之詞前後不應矛盾若此蓋後人以許注

屬入高注中遂至於此王說是也今高本四宮乃四守之誤天阿當作天河韓非子天河何

林隨志天高一星名天河今北堂書鈔及御覽引高注曰天河星名知阿乃河之譌文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陶方琦云占經六十六引許注朱鳥太微之

鄉按上文其獸朱鳥高注朱鳥朱雀也似本文當作朱鳥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峻狼之山冬

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按中

縣黑山一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天一當

名牛首天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顛瑣曆上元歲甲寅正月七曜俱在營室如下所云也若太陰甲寅太歲實在丙子歲星當在星紀何得至營室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

室五度○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貫珠皆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餘分小分也按或引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

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王引之云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

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績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旬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顛瑣曆元見太歲攷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曰黃帝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顛瑣曆同則顛瑣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

數矣漢書律曆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王引之

而本四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

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曆以冬至日躔起度則斗牽牛為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北方七

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為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北方七

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行一分是也尾箕析木也顯預曆以立春日躔起度則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

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

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

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曰

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

本行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

日而復合故會八十歲而復故曰十歲計有四百八十七甲子而餘分皆盡仍復故日千支也子午卯酉

為二繩也直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西

南為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東南為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

伴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西北為躡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躡始通之故曰

上林賦又作襄羊皆是也亦古字通用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躡始通之故曰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德始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

至為刑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陶方琦云占經五文夷平也與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

說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為火陰氣

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

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

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日也五月火生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

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此則與下文一貫矣陽氣為火陰氣為水

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作水勝故夏至溼火勝則

各一端今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故先冬至夏至以下疑是注語而今本脫之也

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

作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蟲蝨不食駒犢鷲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八尺之景修

徑尺五寸○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引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陰

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王念孫云十二月當為十一月上

二月當作十一月上文云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又曰萬物閉文云冬至至德在室是也○黃楨云十

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冬至為十一月中氣則此十一月無疑也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

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

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

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為兩維而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

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王念孫云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

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塗致隔斷上下文義劉德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升二字之下

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什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瀾而斗日行

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斗指子則冬至音

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

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加十

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

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

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加十五

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

也林衆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

也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

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黃

凡言四十六日舉成數言之其實四大風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

十五日又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

當作夾莢也下文云夾鐘者種始莢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文典謹按御覽二音比太簇太簇正月

是其證又按御覽二十三引注無地字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

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

呂所以配黃鐘。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按御覽二

斗杓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蕨。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文

按御覽二十三引背陽之維，上有庚字，夏分作夏節。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王念孫云：戒當為

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為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為

戒，則後人亦必改為藏矣。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

隲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

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王引之云：冬至音比黃鐘，當為音比應鐘。下當云：小寒音比無射，大寒

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鐘，立夏音比太蕨，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鐘，其日冬至音比林鐘，亦當

為音比應鐘。蓋音以數少者為清，數多者為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

由濁而清，冬至應鐘，其數四十二，為最清。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鐘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

則又濁於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鐘，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

蟄蕤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鐘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

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鐘，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蕨，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鐘矣。小滿

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蕨矣。芒種黃鐘，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應鐘，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鐘，為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為最清者。最清者非應鐘而何？後人但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鐘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鐘，為音比黃鐘，而移應鐘於小寒，且並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鐘為音比林鐘，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曆

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之大周淮南
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包十二歲而周
無大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帝以徒嚴道道死于離其四子皆為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縮好童童一
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為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
之元年以紀時也○王引之云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
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
十年為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
見太歲攷○洪頤煊云漢書淮南王傳文帝十六年乃徙阜陵侯安為淮南王是年歲在丁丑而云太一
在丙子者據冬至在年前立算從冬至甲午距立春四十三日而得丙子以節氣盈縮故下文云日冬至
子午夏至卯酉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冬至甲午立春丙子○王引之云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
木用事亦四十三日而得立春也冬至甲午立春丙子○王引之云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
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已酉日立
春則甲午日耳案錢說非也下文曰冬至甲午夏至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為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始
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即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
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為己酉之譌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始
子為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以是明之○黃楨云甲午字有誤依顯珩壬申部推之當得
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黃楨云甲午字有誤依顯珩壬申部推之當得
庚寅日酉初冬至丙子辰未立春篇首以顯珩原起案漢書言漢興製用秦正朔二陰一陽成氣二二
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顯珩歷史記又言張蒼為淮南厲王相則此用顯珩歷可也

陽一陰成氣三陰五也○王引之云二陰當得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五陰而為音音數
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三陰與一陰為二二陰與一陽為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
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一陽與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為一陰矣○俞樾云陽之數以三而奇陰
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一成三女生而二成兩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
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二也二陰一陽則二如
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曰合氣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
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

作八○黃楨云作八是也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十九分度之七也作六字誤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

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

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明年夏至之日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

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

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

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王引之云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

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

日而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丙

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糶糴施恩澤土

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王念孫云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

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糶糴仲秋養長老行糶糴飲食春秋縣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

填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子存鰥寡行餼粥施恩澤皆其證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

甲傲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闔大搜客禁搜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徒

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徒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

木氣溫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鰾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

靈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為電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

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為不成為介蟲也○莊遠吉云為讀如譌書丙子干戊子大旱蔗封燠蔗蔣草也生水

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為不成為魚○王引之云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名曰封旱燥故燠也

行讀高注不成為魚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干金則魚不為是其證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奈復榮生實

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隊隕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

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至秋三月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

蟄伏靜居閉戶殺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文典謹按行十二時之氣以至北堂書鈔百五十四初學記二引並無雪字

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乃收其所藏而閉之○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收其所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

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為敷周頌齋篇箋云敷猶徧也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

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

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為衍文而削之矣○俞樾云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

而藏之而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斂字之誤尚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斂是布斂即布頌猶言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女夷鼓歌以司天

乃布頌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為衍字而削之矣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王念孫云禽鳥當為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

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並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

是其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二十一引禾作米注雄鳩下有蓋字是故天不發其陰則

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圖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於暘谷○

典謹按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且似湯谷夕類虞淵注張景陽雜詩十首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浴于咸注引暘谷並作湯谷又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亦作湯谷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

池切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登于扶桑○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一初學記天部上御覽三引並作爰始

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膳諸旱之朏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一初學記天部上御覽三引並作爰始

平旦○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一初學記御覽引且並作朝北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臨于曾

堂書鈔百四十九引注云曾泉初學記御覽引且並作朝北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臨于曾

泉初學記御覽並有注云曾泉初學記御覽引且並作朝北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臨于曾

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書鈔引注云曾泉初學記御覽引且並作朝北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臨于曾

陽○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且並作朝北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臨于曾

引類聚初學記御覽至于鳥次是謂小還○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廳於鳥次至于悲谷是謂備

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至于女紀是謂大還○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廳於鳥次至于悲谷是謂備

遷字之誤也遷之爲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

之大遷漢書律曆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

與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迴于女紀至于淵虞

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王念孫云淵虞當作淵隅隅虞聲相亂又涉下文虞淵

夫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文典謹按至于藝文類聚至于連石是為下春連石西北

初學記御覽引並作經于初學記引注云言向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至于連石是為下春連石西北

冥下象鳥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連石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文典謹按初

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頓于連石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文典謹按初

四句作爰止義和爰息六嬌是謂懸車初學記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至于虞淵按藝文類

聚初學記御覽引是謂黃昏○文典謹按文選琴賦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若士之所也○莊遠吉云御覽

並作薄於虞泉注引高注視物黃也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若士之所也○莊遠吉云御覽

作淪于蒙谷蒙谷即尚書味谷蒙味相通○王念孫云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字而誤也淪入也沒

也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淪楚辭補注

同○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引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文典謹按初學記引作日入

浦日西垂景在桑榆謂之桑榆又引注蟻音茲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蒙谷濛汜之水行九州七舍

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御覽引蟻作滋經於細柳作經細柳餘同白帖一引作入於虞泉行九州七舍

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禹以為朝晝昏夜○王念孫云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為離

者分也言分為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

別為陰陽離為八極文義與此同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

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莊遠吉

注云帝運之以斗運旋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莊遠吉云御覽一歲而匝終而復

始○王引之云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曆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

律曆志引董巴議曰顓頊曆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湯書

殷曆更以十一月朔且冬先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曆起寅月殷曆起子月也故下文

指寅寅則萬物蟻蟻然而先言指寅顓頊曆之遺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曆起子月也故下文

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非也指丑則一歲已而不須更言一歲而而矣且子與始為韻若作丑則失其

二法而改為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而不須更言一歲而而矣且子與始為韻若作丑則失其

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 指寅則萬物蟪蟪也動生貌○莊遠吉云本皆作萬物蟪蟪本同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句寅句則萬物蟪蟪然也包寅則萬物蟪蟪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蟪蟪然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蟪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蟪下又脫蟪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

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律受太蕨太蕨者蕨而未出也○莊遠吉云御覽作湊而未指卯卯則茂

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莊遠吉云御覽二月律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

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有指午午

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未未昧也○王念孫云未下脫者字昧本作

未故改味為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為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

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

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申申者呻之也○王念孫云之

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幹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

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云林鐘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

矣○莊遠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夷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戌

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莊遠吉云御覽作入之無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

鐘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有指丑丑者

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莊遠吉云御覽下有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王引之云

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下。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王念孫云。曰。規二字。與上文故。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王念孫云。重罕當爲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爲文。革字古文作革。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爲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爲制也。軍字草書作罕。與罕相似。而誤。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

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二引。如作而。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

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劉績云。當作宮生。

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劉績云。當作宮生。

徵徵生商○王念孫云劉說是也上文曰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又曰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書律志晉書律曆志並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爲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爲主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爲角與姑洗猶化也
與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
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
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應鐘生蕤賓不比
正音故爲繆○劉續云以序論之黃鍾爲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鐘變宮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爲和應鐘生蕤賓變徵開入正音角羽之間故曰不比正音爲繆○王引之云劉說非也七音之序周回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簇爲商又隔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爲變徵即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鍾爲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爲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鐘爲變宮周還與十一月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閔元年左傳曰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鍾比宮太簇比商與此比字同義比於正音故爲和本作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也言應鐘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繆音且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釋其義曰變宮變徵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鐘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揚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晏曰穆然相和殆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以少宮爲和少商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於別於蕤賓並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正音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比晉書律曆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足證今本之繆
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

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王引之云。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

下相承為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刪脫去此句。則注文為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

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王引之云。此

修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即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下。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尋者中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一匹而為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鐘之律。修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修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之度也。者。考工。秋分。蕞定。蕞定而禾熟。粟。禾穗。粟。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蕞。讀如詩也。蓋正

記曰。人長八尺是也。秋分。蕞定。蕞定而禾熟。粟。禾穗。粟。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蕞。讀如詩也。蓋正字。應作秒。此借白花蕞之蕞。當之亦通用。○王念孫云。隋書律曆志引此。作秋分。引秋分。而禾熟。定。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陶方琦云。說文。稱字。下注。引秋分。而禾熟。定。是也。許南作秒也。說文。秒。禾芒也。宋書及隋律曆志引淮南。舊注云。稷。禾穗。芒也。字作稷。義正。與許氏說文合。其為許作。無疑。高注云。古文作秒。蓋古本也。疑即指許氏之本。主術訓寸。生於稷。高注。稷。禾穗。稷。字。榆頭。芒也。與此注說正同。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粟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王引之云。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粟而當一寸也。主術說正同。

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王引之云。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粟而當一寸也。主術說正同。

今本脫二字。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粟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粟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

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粟為分十分為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標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為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下律之數十二故十分而為寸十分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王念孫云量當為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十二銖而當半兩衡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為重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觔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觔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為戶○文典謹按穴莊本作定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太陰所在蟄蟲首穴而處今據改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王引之云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徒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寅為建卯為除辰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以太陰即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王引之云太陰二字乃下屬為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為句劉本途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

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或池為太歲，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為小歲，或池為大歲，見上文。上文西為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為開主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迥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慎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為二，注者必不為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編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為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為太歲禮太陰不同之證，非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在天為雌，歲星在地為太陰。按雄字衍，周禮保章氏鄭注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太陰即太歲。故曰在天為歲星，在地為太陰。說正同。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為對。○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也。

對按十二月應作正月。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單讀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淮南建寅非太初法也。

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

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昂畢，以三月與

之晨出東方。氏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督雋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

在申，歲名曰涪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鄂。歲

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

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

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歲星舍氏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

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王引之云：十一月當為正月，十二月當為二月，正月當為三月，二月當為四月，三月當為五月，四月當為六月，五月當為七月，六月當為八月。

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在寅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義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曆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亮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玄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一日在掖營歲星在星紀中隔玄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亮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亮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亮乎皆篤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日德辰爲刑德剛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五〇

引之云日德日下脫為字日為德辰為刑相對為文也綱當為剛剛日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

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於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

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

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王引之云此當為右背刑左前德為

甲至癸為陽從寅至丑為陰陽則為前為左為德陰則為後為右為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

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曾國藩云背

即後也孫子曰右背山陵前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為主六月當心左周而

左水澤亦以背與前為對行分而為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

月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

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王引之云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

五月當云建東井與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

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

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

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

日在婺女即須女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

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雋二參九東井三十三○

遠吉云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

本作三十四四字非今以漢書攷正

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須女吳引之云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

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須女四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

春秋注方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魏趙並列戰國時多謂韓為鄭則在三家分晉之

後其時吳地已為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

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星主越某星主吳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

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龜鬼谷先生張良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皆

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舊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

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也○俞樾云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

引涼正作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也○文典

良是其證備作甲御覽二十四引注金德作陰德二十七引治作理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莊達吉云御覽

又引注純陰作純陽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莊達吉云御覽十二歲一康○莊達

吉云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為荒也疑是許存注改義異○王念孫云注盛當為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為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篤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康虛也方言康空也並

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康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篤具貧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為康云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饑說文飢飢虛也逸周書諡法篤凶年無穀曰饑康虛也並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即荒也若訓康為盛則與正文顯相遠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傳語是之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不知而訓康為盛明是淺學人所改漢人無此謬也

衛癸越○王念孫云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覆矣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

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

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

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王引之云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

事分承專義保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以專從事以保畜養以困舉

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為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

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

辰○王念孫云從當為徒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陶方琦云占經六十

四維運之以斗月徒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為生問射于振末按

麥死也按即上文五月為十一月合子謀德○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為生問射于振末按

小刑薺麥亭歷枯之義十一月合子謀德○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為生問射于振末按

傷冬至陽氣萌動故十一月有闕太陰所居辰為厭日○王引之云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

射干芸荔之應問射于即闕射干太陰所居辰為厭日○王引之云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

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為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行也厭者鄭

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

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為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為厭不名為厭日也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陶方琦云文

揚雄傳張晏注曰堪輿天地總名也載文五行志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

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

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莊達吉云代諸本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

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王念孫云錢氏答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

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申破於寅

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

五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四

六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六月癸未破於巳陰建巳破於亥

七月陽建甲破於庚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七月庚申破於甲陰建申破於庚

八月陽建乙破於酉陰建卯破於辰庚近申故八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丙破於壬陰建壬破於丙

十一月陽建丙破於壬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十一月辛酉爲八會之七

十二月陽建丁破於未陰建巳破於亥此建厥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

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

衛中山及周未知以何國當之也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

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

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蛟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

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

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王引之云此本作其爲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爲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爲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司古伺字爲歲司者爲歲候豐凶也尋釋文義其爲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馮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誤列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

帝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蓋後人所為。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續不能是正。又移上。次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三引作爲祈歲也。

參 腎 畢 昂 胃 嶽 蓋

生 壯

壯

水

酉 金

壯

申

庚 酉

辛 戌

老 木 未 丁

生 土 壯 午

生 金 巳 丙

辰

卯 木

甲寅

水

壯

甲寅

老

壯

甲寅

角 亢 氏 房 心 尾 箕

并車與即星七張翼轸

亥 子 丑

木 水 金

生 壯 老

斗牛牽女須虛危室璧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

通故曰單闕之歲單盡闕止也陽氣推萬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甲而乙言萬物過蒙

也闕蓬也單闕之歲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

也柔兆也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

也盛故曰強圉也敦牂之歲敦牂敦盛牂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離在戊言

也強圉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

也方故曰著離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

也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涖灘之歲涖大灘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桂籍云兩修字寫誤並當為循高

也日屠維屠別維離也涖灘之歲涖大灘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桂籍云兩修字寫誤並當為循高

也李巡說爾雅云萬物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

也皆循精氣故曰涖灘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

也作鄂零落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熱掩茂

也萬物皆降也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熱掩茂

也之歲掩蔽茂冒也言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歲終包任

也萬物皆蔽冒也言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歲終包任

也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為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混氣沌也

也池萬物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王念孫云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為句稻疾為

也牙龔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王念孫云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為句稻疾為

也昌民食三升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歲有小兵

也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

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並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